

第十七课 桑结嘉措化现与因明辩

〔前世世系篇：第司桑结嘉措·藏·精进狮子（因明史 1109-1169） | 地点：拉萨·桑浦〕

上一堂课我们讲了宁玛派传承的一些问题与相关资料，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些想补充的。像宁玛派那时，大师对五世观音尊者的态度也没有批判。而协助五世观音尊者成办诸事的，就是他的第司·桑结嘉措。

说到桑结嘉措，有趣的是，大师在自己的一些著作里也承认，桑结嘉措是他的一个化现。这么说来很特别，真是菩萨的一种游戏。（译者注：此第司·桑结嘉措为五世观音尊者的摄政，与第十六课觉囊寺住持桑吉嘉措同名而非同一人。

）第司·桑结嘉措在政治问题上，我们所能看到的汉文资料大多是批判的，最大的问题是：五世观音尊者圆寂时，他密而不宣，并被认为是想独吞财产、权力，掩盖一些做错的事。这件事可说是一半对一半不对。客观上，以清朝当时的角度看，他确实密而不宣。

因为那时五世观音尊者的势力与名声，在全亚洲都数一数二、有相当的影响力，他的圆寂对周遭国家的安宁影响极大。但另一方面，五世观音尊者也是一位佛师、金刚上师、预言家，对未来有许多授记预言、对政治时事有精准判断。所以他圆寂前其实写了遗嘱，特别叮咛嘱咐——嘱咐谁呢？

就是这位第司·桑结嘉措，他既是代理，也是亲信。可以说，第司·桑结嘉措在五世观音尊者圆寂后的所作所为——不论是掩盖消息、转移事物，还是与哪个国家、当时的政治势力结交——这一切其实都是五世观音尊者生前嘱咐的。他是一个对上师完全忠诚、不顾自己名声地位与后世评价的弟子。

作为弟子，他是最好的；也正因如此，五世观音尊者才能非常放心地把法教与政治的所有重担全托付给他。所以，虽然汉文资料对桑结嘉措多持批判角度，但在藏传佛教自身的人文研究里，大家对他的其实非常赞叹。大家认为，第司·桑结嘉措在五世观

音尊者圆寂后总共管理约二十多年,各方面政绩都非常好:社会安宁,各教派兴盛,对各方势力也有很好的牵制,没再发生更大的动荡。

衤虽出生在特别好的贵族家庭,许多人对衤先入为主,觉得贵族出身必定跋扈、专制、傲慢,贴上「富二代」的标签。但实际上,衤八岁便开始学习,而且是在五世观音尊者亲自培养下,不论佛学,还是天文、地理、历史,甚至诗歌、医学等五明各方面,都学得非常到位。后来观音尊者还提拔衤参与管理宗教事务与对外政治应对,许多最重要、最关键的部分都交给衤办理。

可以说,衤就是观音尊者最重要的心子。撇开政治评价不谈,单看衤留下的记录,衤对藏传佛教许多方面都有极好的功勋。像藏医的《四部医典》,尤其是当时的旧版,衤做了大量整理,让人校对、修订错误、加以注释,后来又编了一个较通俗的版本,取名《医学广论·药师佛意庄严·四续光明》,简称《四部医典》的《蓝琉璃》。

衤自己也撰写了西藏著名的藏医论著,包括《斩除非命时神利刀》《医学总纲·仙界圣宴》《白琉璃》等好几部重要著作。后来衤还在拉萨药王山创立藏医学校,并亲自绘制了藏医教学与医疗所需的七八十幅唐卡。这对后来的藏医唐卡影响极深,许多著名唐卡大师都会依衤这一系列藏医唐卡重新临摹。

衤用绘画的方式把藏医的技术与观念表达出来,在艺术上是当时很伟大的创举。衤也常花重金,把整个藏区各地著名的藏医聘请到拉萨来互相交流切磋,再给衤们许多藏医资源带回去,利益自己的族群。在历史方面,衤也是一位史学家。

衤写的《黄琉璃》是格鲁派教法史;还有五世观音尊者的传记、灵塔记录、白宫红宫的记录,以及第六世仓央嘉措大师的传记等,都是衤所作。现在要研究这些人物历史,这几本都是非常经典重要的参考。此外,衤对声明学、工巧明,以及藏文书法也非常专精,写过声明学的注疏、藏文书帖,以及关于佛像度量的文章等,可说也是一位班智达。

我们现在去布达拉宫,那里最有名的金塔,就是由第司·桑结嘉措负责监工、设计、修建的。布达拉宫后面看到的红宫,以及白宫的许多部分,也都是衤在五世观音

尊者圆寂后负责监修、扩增的,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布达拉宫样貌。早期的布达拉宫比现在小很多,后来由第司·桑结嘉措增建了许多。

他在边防军队的控制方面也做得非常好。当然,以清朝的角度会觉得他做得不好,但上藏地这边的学者认为他做得很好。总之,他解决了许多边地纠纷,也努力为藏区争取到所需的利益。

后面关于五世观音尊者圆寂后内部发生的种种,较为繁杂,就不谈了。总之这位人物,仔细研究起来,除了对当时有特定角度的政府未必能满足其期望与利益之外,对自己的民族、尤其对自己的上师,可说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,是一个最好的弟子——真正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名声、地位、荣耀乃至屈辱,全都吞下来并将其达成,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所以菩萨的转世,像之前讲的,有时以父子、以祖孙的方式转世,或同一时代、同梯次转世,甚至还有像敌对面这样的转世——让大师自己都承认,所以很特别。

好,那部分太杂,我就不讲了,我们往下看。我要讲西藏一位因明学的大成就者,大师翻译过来叫「慈悲狮子」,这是仁珍才旺诺布自己著作里所用的名称。但一般大众认知的「因明八大师」里,并没有叫这个名字的;看他名号前的姓,可追溯到一般所认定的因明八大师人物,应是「珠·精进狮子」。

不过这里我们尊重祖师原文的记载,还是写作「慈悲狮子」。西藏的因明学也有一段历史。因明与辩论、逻辑相关,他在印度的由来,早期也是佛教要跟许多外道辩论,因而建立起许多因明思考的方式。

但过去印度学因明,并没有一套非常系统、完善、让所有人都能轻易进入的方法,当时主要还是靠天赋,没有一套非常严格精细的规矩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西藏辩论方法,是后期西藏的大成就者、论师们,在西藏经过许多经验总结之后,才延伸出来的一套能让僧俗大众都能学习的方式。过去汉地的玄奘大师、真谛大师也弘扬过因明。

但为什么他们带回、弘扬的因明学没有得到很完善的发展?主要就是没有一套系统、有次第的学习方式,所以因明这些逻辑学问比较艰涩难懂。也因此,只有像玄

奘、真谛这种智慧无碍的大菩萨才能贯通了解；而他们后来的弟子里，好像都没出现特别厉害的。

虽然有人讲窥基大师，但看他的注疏，会觉得他好像也没学会因明——他虽创立了一些新思想，也融入了一些因明学说，但整体看，并没有很完善地把整个因明逻辑融入自己所提倡的思想体系里。窥基之后，好像更没什么人学因明。因明大概在玄奘在世时兴盛了一阵，他一圆寂，大家就不太出因明人才了。

当然，唐朝的因明学说后来也传到日本，日本自己发展出一套新的因明研究。但不论是汉传佛教唐朝之后，还是日本的因明发展，最后都比较沦为一种「研究」，而非真正拿来使用，这也比较可惜。一方面来讲，当时的中土与日本也不需要靠因明逻辑辩论去跟谁斗争，那边也没有所谓的外道。

他们各教派、宗派之间的纠纷，很少完全靠辩论解决——虽然历史上也有过几次较大的辩论。在汉地之所以较难，是因为印度不论佛教还是外道大家都懂因明，已建立起一套公认的法规；在所有人公认的法规下辩论，谁胜谁败很容易显现。但因明不是汉族文化的一部分，所以没办法用在跟外道的辩论上——外道根本不懂因明，你拿这套法则说「我们以此为标准来辩」，人家也不会答应，会觉得你在欺负人。

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，不论道教与佛教的辩论，还是佛教内部的辩论，大部分就是设坛互相问答：你问我答、我问你答。但这种方式其实很难判定谁输谁赢。若一个人口才很好，可以用很多歪门邪道的逻辑，让议题不断延续、永远谈不完，而旁人也看不出来。

对不懂经义教理、没广泛学过经教的听众来说，两方不断宣说各自想法时，觉得这边也有道理、那边也有道理，听来听去也看不出谁厉害、谁处于劣势。所以大约在七世纪，静命大师(Shantarakshita)来西藏弘法，同时把那烂陀寺的因明学说也带到藏地，许多有德者与佛弟子都去学习。当时他的弟子里，一位叫嘉瓦的译师，把静命大师所写因明论的一些部分译成藏文，再用译好的藏文来传讲因明。

这可说是真正的因明传讲体系、这一传规，第一次在西藏出现。不过从历史看，静命大师在西藏传讲的弟子里，似乎没有在因明上特别卓越的记录。当时每一位都是

大成就、登地菩萨,好像也不太需要讲因明;除了苯教,也没有其他外道需要辩论,宗派间也没有需要辩论的问题,所以当时并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学者。

一直到后弘期,也就是朗达玛灭佛之后佛教的后弘期,才有较多因明的描述与论著解释被学者写出来;但还是没有一套非常完整、有规则、有体系的指导。直到大译师仁钦桑波出世,他的弟子罗珠把《释量论》等因明论著,以及当时印度著名因明论师著作的注释,译成藏文。后来还有俄译师等其他翻译大师,把《量决定论》《集量论》等也译过来,由梵文译成藏文的因明论典逐渐增多,因明听讲、讲述的方式也逐渐兴盛。

那时有一位较著名的学者,《青史》(《蓝瑟笔记》)里提到,有位叫「杰」的智者宣讲了大量因明,从此称为「因明旧派」。另外又提到,一位叫「扎」的智者与「达波」家两人,在布达拉山与红山上进行辩论,并把过去许多因明书籍注释重新归纳整理;据说他们两位还曾与印度的因明论师辩论并获胜。所以较多人认为,属于藏传佛教的因明学,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弘扬、奠定下来的。

他们也培养出非常多讲因明的学者,由他们这一时代所开创的,后来统称为「因明旧派」。到了十世纪左右,出现了后来桑浦寺著名的开创者——俄·洛丹谢饶(Ngok Lodan Sherab)。这个我们之前讲桑浦寺寺志时,本来就是要讲这一位,当时却忘了,后来才想起漏了这位大师,所以现在补上前几堂课没讲的部分。

(译者注:俄·洛丹谢饶即第十三课的小俄译师俄·洛丹西绕,桑浦寺创建者,音译待统一。)这位著名的俄译师(俄·洛丹谢饶),是藏传佛教界早期非常有名的因明大学者,也是许多教派过去祖师的上师。他在班智达论师前听闻了印度传规的各种因明传承,又把之前译师的因明论典重新编译,翻译了《定量论》《理诤论》《因明庄严论》等,并撰写了《定量论车疏》《理诤论车疏》等。

在这些解释中,他对因明旧派传讲里觉得不太妥当的部分,都做了一些微微的修整,由他开始创出较新颖的新传承,这就是「新因明」。因明旧派与新派的区别在于:旧派主要依那烂陀寺等印度论师的方式论述,传讲时多用古梵文,以符合传统传规,并

没有对许多名词、名相加以厘定。所以俄译师之前的因明发展,大约属于这样的情况,被统称为「因明旧派」。

这并不是说旧派不好,而是过去懂旧派的人智慧太高超,不太需要那些方便学习、方便厘清理论的逻辑思考方式或细节定制,就能精通因明。到后来,为了接引更多僧众、让佛教更好发展,需要更细腻的方式来接引更多人学习,所以由俄译师开始做了许多改革。他依据法称论师的精神解释《定量论》,又对法称所造的论典深入研究,开展了大量讲述、辩论与著作。

他对整个藏传佛教的因明学,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创立者。若以我们现在所认知、所接触到的藏传佛教因明学来看,都是俄译师的恩德。所以不论萨迦班智达还是宗喀巴大师,这些过去因明极卓越的大成就者,都学过俄译师的因明传规,也在著作中对俄译师有极高评价。

像宗喀巴大师对俄译师非常有信心,他自己写的《金鬘论》里就说:「您是雪域的大彼岸者。」所谓「大彼岸者」,就是真正证悟般若空性之意。后面又说:「依靠您的恩德,我才写了这部《金鬘论》,就是希望俄译师的因明传讲方式不要衰败。」

而俄译师在其他成就者、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里,也都被称赞为「一切学者智者当中的庄严」。有人说,开创噶当派传讲因明的有两大导师,一是俄译师,一是恰巴,尤其以俄译师的传规最著名。俄译师有五位成就非常卓越的「五大心子」:对中观无师自通的仁钦尚、对《现观庄严论》无师自通的苏巴、精通一切经典的卓,以及对因明无师自通的一位。

这几位在当时都名声响亮。其中精通一切经典的卓大师,他的亲传弟子就是恰巴大师——恰巴·曲吉狮子(Chapa Chökyi Sengge)。恰巴大师是后来因明学影响最大的大学者,他造的《因明摄义》(《摄类学》基础)以及许多因明讲解,都由他发扬光大。

他有所谓「八大弟子」;这八大弟子其实不只八位,但其中在因明学上最著名的几位,名号里都有「狮子(Senge)」,所以统称「因明八狮子」。上师的前世,就是这

因明八大狮子当中的一位。由俄译师传承下来的因明传承,一般叫「桑浦传承」,即桑浦寺的因明传讲方法。

俄译师建立的桑浦寺,可说是过去藏传佛教真正弘扬因明学的寺庙:那个时代著名的因明学者大师,几乎没有不是从桑浦寺出来的,包括萨迦派、格鲁派、宗喀巴大师、贾曹杰等,都是在桑浦寺学出来的。所以现在一讲到辩论、因明,大家只知道格鲁派、只知道宗喀巴大师;但当初最伟大的,其实是桑浦寺的传规、俄译师,以及当时的恰巴大师与他的弟子们——他们才是真正把藏传佛教因明学发扬光大的人。

后代只是把他们所学再更细致地解释、更有体系地学习而已;而「因明八狮子」这一派系、桑浦寺的传规,恩德最大。恰巴·曲吉狮子是桑浦寺第六任堪布,据说是历任堪布中最精通中观与因明的。他对因明学的发扬有极大贡献,但贡献还不止于此。

前面几堂课提到,整个藏传佛教佛学院的体制制度,都是由桑浦寺开创的;而桑浦寺这套体制,正是由恰巴·曲吉狮子大师开创的。恰巴·曲吉狮子大师大约生于十二世纪、公元1109年,出生在「巴拉地」。他自幼就展现许多过人之处,连许多艰涩的佛学逻辑思想都能讲述出来,有时在玩乐中就讲出艰涩的佛学理趣,这种行为受到许多人关注。

当时一位祥曲格西,听到恰巴儿时的这些言行,觉得很惊奇,便向他父母请求,把恰巴·曲吉狮子带走加以培养,让他从小学习中观与弥勒菩萨的《五部大论》等。后来恰巴在自己舅舅(也是一位出家人)座下出家,这时才取法名「曲吉狮子」。他经过一系列学习后,很年轻便通达各种教法教理。

尤其二十三岁左右,获得本尊与诸菩萨的加持,本就极聪明的他又获得更加无碍的智慧,尤其在因明辩论与分析的能力上变得非常有名。他用因明辩论的方式来分析、讲解中观与弥勒《五部大论》等经论,非常受欢迎——因为在之前,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有体系地讲过,恰巴·曲吉狮子应是第一人。仁钦桑波的桑浦寺寺志提到,恰巴大师最初担任堪布十八年,后来出去回来后又担任十七年,总共当了三十多年堪布,任期很长。

他在担任堪布期间,把「摄类学」与因明摄类的传统写成许多解释与著作,专门解释摄类学(如《摄类学名》),并创立了辩论仪式的「研磨方法」:立宗者坐在僧团中央回答,应对问难;问难者站在僧众之中,透过击掌的方式进行辩论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西藏辩经——很多人聚在一起,几个人坐在前方,对面许多站立的喇嘛拍掌辩论——这种方式就是恰巴·曲吉狮子大师所创;在他之前,印度过去的因明辩论里并没有这样的规定。

恰巴大师对逻辑分析特别厉害,也用这种方法去延伸研究过去许多论师的著作,其中也对印度论师月称菩萨的一些观点进行了驳斥。当然要知道,因明辩论主要是为了提升学习能力、解除疑惑;论师之间故意的责难,并非真的挑衅或恶意陷害对方,而是为了佛教的发展,希望大家越学越好、思辨能力越来越强,并没有真的怀恨。就像土观大师的《土观宗派源流》,对藏传佛教其他教派每一派系的建立都有评析;但他后面也写道,这只是为了增进大家的智慧与学习能力,并非真的对其他宗派有敌对或邪见,内心其实非常尊重每一个宗派。

历史上也有过为了增进大家的辩论能力,一些辩论大师会自己假扮外道:持外道论点,用外道的观点来跟佛教大师辩论,让大家模拟这种情况。这种做法从古至今都有,现在也有。所以不要看辩论时好像斗得很激烈、每个人喊叫声音很大、动作夸张,其实这都只是过程,结束之后也没什么事。

相反,若辩完之后情绪下不来、还很愤慨,反而会被大家嘲笑。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这样不好、会去反省——因为对辩论而言,若真觉得心有不甘,就该回去好好再学,下次辩论再拿回来辩就好;若回去后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,只一味带入情绪,就会被同行瞧不起。这是君子的切磋,而不是俗人的吵架。

恰巴大师出于这种观念,对月称菩萨的一些观点刻意做了辩论与争议。后来有一位印度班智达叫加安达(Jayananda),他非常相信月称菩萨、也常讲述月称的思想,便很不甘心,来到西藏跟恰巴大师辩论,结果辩输了。他仍不甘心,但也是位智者君子,没有因此怀恨,只是觉得要再辩一趟。

于是祂到了汉地——有人说去五台山,有人说不是——进行了三年闭关专修。闭关圆满出来,祂觉得智力大增、应该辩得过了,又来到西藏,打算再跟恰巴大师辩论;没想到来晚了一步,恰巴大师已经圆寂,大约于公元1169年圆寂。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公案。

不论萨迦班智达的辩论,还是过去印度成就者的辩论,这类故事都很多,包括辩不过就自杀、自杀后转世回来再辩、再辩不过再自杀、再转回来辩,等等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恰巴·曲吉狮子大师传记,最早是由「桑结」大师——也就是上师的前世——所撰写的。不过这位藏巴大师所撰的版本,现在可能不知在何处,目前没找到。

恰巴大师虽认定这八大狮子都是祂的心子,但其中祂最疼爱、最认定的是藏·精进狮子(藏纳巴·尊追僧格)大师。所以一般在因明大师的排位上,藏·精进狮子(藏·尊追僧格)排第一位;恰巴·曲吉狮子自己的传记以及后来传承的一些事务处理,都交给了这位大师。这位大师除了「因明八狮子」的弟子外,当时的帕木竹巴大师等也是祂的弟子;还有许多人——有些是得密乘大成就的成就者,有些是五明通达的大学者,有些是辩论极强的——各方面的名人都去恰巴·曲吉狮子那里学习。

前面提到,恰巴大师创立的佛学院制度传统,有人把祂归纳为十一项重要功勋:一、学习《五部大论》的方法,是恰巴·曲吉狮子所创立。二、同时进行讲授与辩论的传统,也是祂创立的。三、根据每位格西的特长指派教学职责、发挥各人专长,也是祂制定的。

四、创立佛学院的分班制度,确定各班的学习年限。五、确定每一年、各学期中要学习的课程内容。六、竞争辩论的方式。

七、创立课程中以讨论为主、讲述为辅的制度。八、创立优秀学生可志愿到其他扎仓或下院去学习的传统。九、依每位学生的学习成果给予不同学位的传统。

十、讲述并著作概括因明学精要的《摄类学》三部,并确定学习方式。十一、创立辩论问答中的规矩:辩论者、发问者站在正中,对坐着回答的立宗者恭敬致意,再做各种询问——包括如何询问的方式方法,以及开场如何进行仪式等一系列因明辩论的

术语与规则。这样看下来,可以说尤其在佛学院大致的架构上,都是由恰巴大师创立的。

我们现在不论哪个宗派成立的佛学院,其方式与制度都离不开恰巴大师所提倡的方法。包括宗喀巴大师所创格鲁派佛学院里那些显宗讲修方式,其实也都参考、致敬了恰巴大师定下的规矩,再在这基础上增添更多细节去扩充、坚持而已。当然有一些更新,但总之大家都离不开恰巴·曲吉狮子所建立的架构。

他最亲近的弟子——上师前世藏·精进狮子大师,曾为恰巴大师写过一部传记《信心光明遍照》。此外,还有仁钦丹大师所作的《桑普寺史》,以及《蓝瑟笔记》等著作,主要要从这几部里才能较好地了解恰巴大师的生平。但恰巴大师自己并没有独立的传记。

现在我比较能看到的,是仁珍才旺诺布的全集里,他讲自己过去生时提到:藏巴大师出身在觉摩那(Jomonang)的森林,跟随恰巴大师学习,成为「因明八大狮子」之一。他的本名是另有其名,「精进狮子」应是他后来得到的名号或法名。仁珍才旺诺布提到,他获得了文殊菩萨的成就,成为辩论极厉害的大学者。

但因为过去世的一些因缘,这位藏·精进狮子大师不太随顺世俗,是一个不拘世俗关系、概念、礼仪,忠实于佛法与戒律的修行人。一般来说,修行与戒律守得越严谨,越少人知道——从古至今,戒律持得越严、规矩越严的成就者,越少有弟子亲近;弟子多半希望上师能善待自己、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与前途。所以许多真正有大成就的上师,反而较少人关注。

当时这位藏巴大师就是这样,不太随顺世俗,所以没什么人愿意靠近,也就没什么供养、没什么名声。但后面提到,他的名声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衰弱,还是非常著名。他圆寂火化后,很多人相信、去吃他火化处的那片土——大家认为吃了那里的土能开启智慧,一直到仁珍才旺诺布时期都还有人去找那土来吃,这很特别。

很多大师其实都是这样:生前没什么关注、没什么人信仰,圆寂之后,大家才突然发现这位成就者很伟大。就像多珠钦的秋扬(龙朵加参)教主、秋扬仁波切一样:生前没什么人关注,有时办法会来的人也不多,他去许多地方也很少有人请他传法;一直

到衲圆寂后,才越来越多人说,以前有一位叫秋扬仁波切的大成就者,听说文殊眼目修得非常厉害、如何如何伟大,然后争相求取衲的圣物、骨灰、舍利等。

这很可惜。对一位成就者来说,衲能给众生最好的加持物,不是甘露、不是舍利、不是骨灰、不是法器或佛像,最重要的是衲给予众生的法——一个清净传承的法。因为清净传承的法,只要你如法确实修持,一定能获得解脱。

但我们常常对法不那么在意,受一个灌顶就觉得「好,这样就好了,修嘛下次再说」,反倒对甘露丸之类拼命去求。这种观念不太对:法才是最殊胜的甘露。一般的甘露不是每种情况下都有效,但佛法的甘露,你若真去理解、真深入自己的自心,衲的加持会随着我们生生世世,这才是真正的甘露。

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菩萨、成就者为了佛法千辛万苦、冒尽生命危险去求得;在传法过程中,很多时候都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,无论多劳累、生了什么病,都要坚持传法——因为这些成就者、我们这些上师知道,这东西是最宝贵的。「我现在把最宝贵、最重要的东西传给弟子,所以这过程中就算我倒下、肉体坏了、五脏受损,也无所谓;只要能把这些交托给弟子,让衲们获得解脱的机会,那不管怎样牺牲也值得。

」这就是一切成就者利益众生的真正本意。所以我们在上师、在许多成就者面前得过许多教法,至少要在其中抉择出一个法来好好修持,这是最珍贵的,没有比这更珍贵的了。好,我们稍微休息一下,我上个厕所,等下回来。

再来讲下一位。这位是「巴」大师,也可译作「大威德圣光」一类的称号,也比较冷门。工珠仁波切(Kongtrul)的一百零八位伏藏大师源流里,衲大概排行第六十四位左右,好像在香大师之后。

提到衲的不多,只有一些简单记述——主要是衲的法门与传承没什么流传下来,衲这一支直接的传承后来就断绝了。但衲可说是当时文殊阎魔敌(Yamantaka)的一位成就者。工珠仁波切的伏藏源流里提到,这位大师从「白金刚」中取出了两部关于文殊阎魔敌的修法,衲自己也著作了一部叫《猛厉之钥匙》的著作。

从现在能看到的记述看,衲留下的传承法门几乎大部分都是诛法,尤其是文殊阎魔敌的法;除此之外,也没有太多记录。当然也有一些成就者赞叹衲的功德与佛行事

业,但只是提到而已,我们没找到更多资料,只知道祂是修文殊阎魔敌本尊与诛法相关的一位大成就者。主要是仁珍才旺诺布自己口述,说祂过去生曾转世成这一位。

所以我们上师这一世,也得到了好几次文殊阎魔敌的法门。像萨迦派只能传给法王法子的、最不共的文殊阎魔敌法,当初也是秋扬仁波切圆寂前传给上师的;还有其他仁波切这些文殊阎魔敌的成就者,也有相关传承。这都可能是过去的因缘,才有现在的种种。

其实看那么多上师过去转世化现的事迹,再回看上师现在的佛行事业,就会觉得每一件都有些关联——这都是因果业力的不可思议。因果业力讲的不只是坏的部分,也有非常好的部分。这一位我们只能介绍到这里,没有更多资料了。

好,我们翻下一张。下一位是贝玛诺布(Pema Norbu),就是仁珍派的上一世。这部分大家应该都看过传记,对这位祖师应该非常熟悉,所以不必过多反复介绍,还是稍微提一下。

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著作里,也反复好几次提到祂过去身为仁珍·贝玛诺布的情况;祂小时候也宣说「我就是贝玛诺布的转世」等。从小就有这样清楚的验相与记忆。虽然现在看,仁珍·贝玛诺布留下的故事记录不多,但我知道祂是龙萨宁波大师(Longsal Nyingpo)与登顿多杰大师(Düdul Dorje)的弟子与法嗣——这两位后期宗师的教法祂都学过,并获得极高成就。

传记提到,祂曾跟着贝玛雷哲大师学习菩提心,后来经过七年发菩提心的闭关,达到极殊胜的无伪菩提心境界。并且经过密法修持,祂的肉身已转化为永覆空行的坛城,所以跟祂接触的众生,都能被带往净土或种下解脱的种子。其他成就者对仁珍·贝玛诺布的评价,主要也是因为祂把登顿多杰与龙萨宁波的教法义理加以整合,专修在脉、风、明点上,而将整个色身转化为「蕴金刚坛城」(大迁转身/虹光身的一种)。

所谓「蕴金刚」,是把身蕴直接化为清净佛净土;所以祂度化的方式,甚至不需要跟人讲说法义,接触到祂身体的众生,都能容易得到解脱。不过在当时,据祂的传记,早期相信祂的人并不多,毁谤、责骂祂的人也很多;记录上,祂生前度化的人也不

多。但据说祂度化的大部分是无形众生——包括饶益了十万无形空行母,以及约一百多位人类弟子得到解脱。

所以祂其实也像许多上师一样,人生中度化的人类弟子不多,但祂度化的对象可能是天龙八部、这些无形众生。所以我们不能只以自己所认知的环境与角度,来批判一位成就者有没有佛行事业。对一位登地菩萨来说,祂的一切行为——哪怕不作意任何行为——都能度化众生;在圆满菩提心的摄持下,没有不度众生的状态。

就算是伤害、就算是不作意、就算是不作为,有或无的任何行为,都能直接或间接度化众生。我们所谓度化众生、解脱众生的标准,是为众生立下解脱的种子,而不是大家表面看到的那些慈善行为。行善当然很好,但以佛教的观念看,只有让众生真正脱离轮回,才是真正的大善、真正的慈悲。

所以若度化众生的方式没办法引导到解脱道、或成为未来解脱的种子,那么表面看起来再大的善行,其实也没什么太大意义。这就是佛教所认定的。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。

现在社会上许多人,包括一些研究宗教、研究佛教的学者,祂们的论述里常有这样的批判:「你看佛教比不上其他宗教,慈善做得太少、社会参与度太少,对社会没什么贡献」等等。当然,为了众生的观感与影响,我们佛教徒也需要适时参与;但身为佛教徒,我们自己要很确切地知道,我们的价值观、世界观跟一般俗人就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看得更远、更大:如何为众生带来轮回中究竟的利益,才是我们最重要去努力追求的目标。

而我们协助上师、协助许多成就者去圆满祂们的佛行事业,就是让众生快速解脱的最快途径。因为每一位菩萨、成就者的佛行事业,都是祂们过去累劫修行而得的果;当祂们的果的功德要开始开展时,我们从旁协助其开展,自然也就协助利益、解脱了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这是很重要的观念,而不是像世俗人所说的那些过度迷信之类。

佛教有我们自己很明确的价值观。当然,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,我们都予以尊重;但在尊重别人价值观的同时,自己的价值观不要受影响,要坚持走自己的

路。佛教在各宗教里本就是最低调、做了很多事却最默默无闻的,本就提倡低调行事、不求回报与发扬。

这虽与许多世俗观念相悖,但我们自己问心无愧就好。这一方面是对我们自己修行的认可,也是对我们教法、对我们宗教的一种自我认定。总之,贝玛诺布大师在噶陀派被认定为噶陀传承——因为祂直接跟随登顿多杰与龙萨宁波学习,因此认定上直接归为噶陀派。

而我们所谓的「噶陀·仁珍」转世,就是由祂开始的。但要讲清楚,真正的「仁珍」转世,正确来说是由仁珍才旺诺布开始的,仁珍·贝玛诺布是被往上追溯一代的。贝玛诺布在世时,并没有这样的转世世系说法;主要是仁珍才旺诺布后期的贡献,以及祂自己著作里往上追溯「我是贝玛诺布的转世」等,后来噶陀派才对仁珍千宝的转世开展出这样一个世系。

所以才有第一世贝玛诺布、第二世仁珍才旺诺布这样往下延续。至于贝玛诺布大师的传记就不多说了。祂一生度过非常多众生,有些众生甚至只是对祂有极大信心,后来就即身成就。

祂生前也常用咒力、禅定神通,降伏、度化许多恶业众生,不论强盗、土匪还是不善之人;后来也常在各地示现神通,帮助佛弟子。直到祂圆寂时,身体完全缩小,缩小到八岁小孩的身量(虹光身)。当时非常多人跑去亲眼目睹,这不是传说而已,而是当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看这缩小的体态。

就像某位大师圆寂时也是一样,身体缩小成小孩的身量。这都是成就者真正达到大圆满所说法身佛境界时会有的成就。像贝玛诺布大师这样气脉成就、能以直接接触度化众生的,过去也有类似成就。

所以我们知道,一位登地菩萨、一位真正证得成就的菩萨,度化与利益众生的方式,不会拘泥于我们所认定的那些方式。就像佛的故事里说的,佛成佛之后,身体可以有任何变化,每个部分都能有不同作用与功能,不再拘泥于身为人的眼耳鼻舌身那种固定功能。同样,达到登地菩萨以上成就时,祂们的肉身也可以有这样的能力。

但这需要两方面：一是成就者自己在这一世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缘来示现；二是这个时期有没有能以这种方式得度的众生因缘。双方都具备，才会有这样的示现。并不是说我是登地菩萨了，就为所欲为、想神通就神通。

就算没有双方因缘，即使成就者示现神通，我们也看不到——因为缺了因缘，祂示现神通，我们可能看到的还只是祂摆摆手、或表演一个魔术而已。这一点大家要认知：不能把登地菩萨或佛想成像创世主一样可以为所欲为，还是要在因果法则的因缘之下，才能达到这样的示现。好，这样的话，转世世系的部分大概就讲完了。

我们看得到，为什么仁珍才旺诺布在世时有那么伟大的成就——祂几乎兼融了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经验。祂自己的传记里也明确承认，祂过去身为哪个教派的成就者，那些经验、记忆都还在。所以祂为什么能成为真正推动利美不分教派运动的大师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：祂在过去生世里，早已把每个教派的法门学精、修到一定成就，这一世成为仁珍才旺诺布时，再把各派精要全部归总起来，才提倡了利美。

所以许多历史学家特别赞叹、推崇仁珍才旺诺布是最早提倡利美运动的大师，正是这个缘故。而且不只藏传佛教各派，在更早的印度佛教时期，仁珍才旺诺布也转世成印度的大持明者、那烂陀寺的论师、持戒精严的大比丘，或当时佛陀的大弟子等，从很早的时期一路延续下来，累积了非常多的智慧与经验，到才旺诺布这一世发扬光大。所以这前后都是由因缘串联而成的，都不是无缘无故——不会突然前世什么都没有，这一世突然什么都通达、什么都精通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要讲那么多仁珍前世每一位的传记：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为什么仁珍才旺诺布这一世能有那么伟大的作为、那么大的佛行事业，精通各派、成为许多主要教派领袖的上师与教法持有者——原因就在这里。好，那么从下一堂课开始，我们就要正式进入仁珍才旺诺布本人的传记部分了。这个礼拜就到这里。

好，就这样。